

杨大群

关东传奇

群众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关东传奇》这部长篇小说，通过闯关东的李、沈、于三家的悲欢离合，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前东北风云变幻的历史。小说描写了号称“东北王”的张作霖统治东北的历史背景，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雄业绩。小说场面宏伟，人物生动，故事曲折，语言活泼，富有浓郁的传奇色彩和乡土气息。读了可以进一步激发爱国的热忱，增加对党的热爱，鼓舞建设社会主义的斗志，并且可以得到艺术享受，丰富历史知识。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17
第 三 章	31
第 四 章	44
第 五 章	63
第 六 章	73
第 七 章	89
第 八 章	102
第 九 章	114
第 十 章	125
第 十 一 章	141
第 十 二 章	150
第 十 三 章	160
第 十 四 章	173
第 十 五 章	190
第 十 六 章	200
第 十 七 章	213

第十八章	225
第十九章	239
第二十章	254
第二十一章	269
第二十二章	285
第二十三章	296
第二十四章	311
第二十五章	330
第二十六章	345
第二十七章	359
第二十八章	373
第二十九章	388
第三十章	401
第三十一章	416
第三十二章	427

第 一 章

大辽河流到奉天城以西，河面宽敞了，水流得更湍急了，漂在上面的顺河船，象长了翅膀一样的在水皮上飞。

在辽河右岸有片一马平川的草地，那是清朝的杀人场，是个人头滚滚的地方。清兵入关灭了明朝之后，奉天定为“龙兴之地”。从大辽河左岸到抚顺城划了个大圆圈，圈里埋着清朝两个皇帝，修了两个陵墓，一是奉天北的昭陵，一是奉天东的福陵。这方圆八百里定为“封禁地”，谁在这里刨一镐，挖一锹，都要治成刨龙鳞、剥龙皮，破坏皇家风水罪。连抚顺地下煤都禁止开采，说那黑色原煤是龙的血液，挖煤是切断龙脉，要满门抄斩，祸灭九族。

住在抚顺的工人，不偷偷挖煤就没法生活下去，但那里看守很严，不断有工人挖煤被抓住。有一次从抚顺千金寨解来“破坏龙脉”的一批犯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有二百多口子，在辽河右岸杀人场问斩，其中有一家老矿工。这家是老两口带着两个闺女一个儿子，儿子是被麻袋片子裹着抬来的，大概是被打死后抬来过过刀。原来这个老矿工穷得活不下去了，认为在大年三十晚上老煤坑没有人把守，他领着十三岁的儿子，偷偷钻进老煤坑里挖煤。爷俩嘴里叼着煤油

灯，摸摸索索挖了两柳条筐煤，谁知刚爬到坑口就被躲在坑口上的官兵抓住了。

斩到老矿工一家了，斩完了第四口，该斩用麻袋片子裹着的这个人了，鬼头刀砍下去，只听“噗哧”一声，麻袋片子里掉出来一颗草脑袋。刽子手们用四尺长的竹竿子挑着人头插在辽河岸上示众，只有这颗不冒血的草头没有挑走，被人埋在辽河边上。后来凡是从这里经过的人，扛铁锹的就培上一锹土，不带工具的就用手捧一捧土，日久天长就培出了个黑土岗子，从此，这里就叫草头坟了。

那么老矿工的儿子呢？传说被抓时老矿工一脚把身后的儿子蹬下了坑，官兵守了三天三宿也不见人上来。说这煤坑下面通浑河，浑河又通大辽河，大辽河又通海，看来老矿工的儿子漂入大海了。这样官兵才扎个草人当了替身。

清朝末年，关内大批流民闯入关东开荒，清朝借“招垦”为名，对关东下了“开禁”令。头一拨到草头坟落脚的有从山东蓬莱闯关东的李姓、沈姓、于姓三家子。他们搭了三座柳条子窝棚，窝棚门对着大辽河，近得白天河里漂来的篷帆船，好象紧擦着房檐漂过去。夜里在窝棚口可以看见水皮上星星眨眼，象筛住的小鱼乱蹦乱跳。这里土地肥得用脚一踩直冒油，撒下种籽就收到手粮食。在岸上走几步就惊飞起成群的野鸡大雁，用网篓子在河里搅几下，就鱼虾满网。总之，草头坟这一带只要肯伸出手去，就挨不了饿……

有一天，一个管户籍的小官来到草头坟。他骑在马上用鞭子抽打着柳条窝棚，问这地点叫啥名字？窝棚里的人喊道：“草头坟！”那管户籍的小官打马就走了，可能他听错了音，也许觉得这个名字不雅，在落册的时候就写成草头屯

了。

当时，李家、沈家、于家，刚搭起猫下人的马架子落下户之后，就相随搬来二三十家子，差不多张王李赵各姓都占全了。草头屯眼下是巨流城东的一个人畜兴旺的小屯子了。自古以来，穷人落下脚，财主就来垒窝。摆横河船的船主彭家，船载车拉运来青砖灰瓦，好象一晃大鞭子的工夫，就在屯子西头平地盖起了一套四合院砖瓦房。他又从外地雇佣跑腿撂脚汉，刨荒地片，开豆腐房，开烧锅，开油坊，放毛驴打滚的高利贷，抽头粮，出租土地，简直是用一根绳子把农民捆起来了。

也不知过了多少年，早在草头屯落户的几辈子人都埋在黄土里了，正当辈的李家还是干木匠活，沈家还是年年种香瓜，于家还是下大辽河撑船掌舵。……李家当家人叫李壮，人称李木匠。他媳妇是个小矮把个子，上嘴唇短，成天笑咪咪地露出两排白白的牙齿，可是个真金不换的心地善良的女人。李木匠是个性体倔强的手艺人，和他顺心思对体性的，给你白拉半天大锯也不抱怨一声，不对体性的，你摆满桌子酒席也不给你凿上一凿子。

于家当家人叫于国英，一身好水性，站在大辽河岸上，看水里一翻花，他甩掉身上小布衫，一头扎下水里，眨眼工夫，就抱上一条金翅金鳞的大鱼来，因此外号叫鱼鹰子。前年秋天，他老妈被彭家逼死了。他把老人埋在柳毛甸子，双膝大跪，“砰砰砰”脑门挨地皮磕了三个响头，站起身来头也不回，随着大辽河里的顺河船当了水手，现在是掌大舵的。他生来是个不听邪不怕横、心地宽敞的人，还天生一个好嗓子，拉弦拍板，定准了调门儿，唱起戏文来可是美耳中

听。每当大辽河一封冻，他从营口回到草头屯，把自家那两间破房子挂层泥巴，把破窗户糊块纸，把鱼叉杆上挑着的小行李卷往凉炕上一甩，转身就去找唱蹦蹦的朋友，走屯串乡唱蹦蹦戏去了。

沈家现在的当家人叫沈德，种香瓜为生。他是个老实透顶的人，四十岁开外了也没娶上个媳妇，人称“沈绝户”。人家说他太老实，骑在他脖梗上，他身子都不敢打一下晃，姑娘嫁给他久后要受外人欺负，所以，一直到前年才有人保媒提亲。当地穷人家的习惯，多在五月榆树挂钱时相亲。媒人偷着约男家躲藏在树后边，被相亲的姑娘挎着小柳条筐去捋榆钱，当她爬上榆树时，男家就看见姑娘的手和脚了。手没劲攀不住树枝叉，脚不大踩不住树疙瘩。穷人家娶媳妇为了干活，不相看眉眼嘴巴，相看的是手长脚大。沈德娶了媳妇，两年后媳妇怀了孕。这女人老实厚道，左邻右舍称好，两口子日子过得倒也美和。沈德祖传种手好香瓜，又亲手在草头屯开出五亩香瓜地。那五亩香瓜地每一把土都被他两手攥热了。可这两年，沈德却没摘到筐里一个香瓜。前年香瓜秧刚爬蔓开花，官兵围辽河套捉响马，香瓜地成了跑马场，眨眼功夫几百匹马把香瓜秧踩成烂泥巴；去年日俄开仗，这辽河套成了双方炮战的战场，把满地喷香的香瓜，炸成了瓜酱。

这三家房檐搭房檐住在草头屯东头；在草头屯西头，大半条街都用柳条子圈上了，里面有一座大院套，自称彭大院，住着坐船来的彭姓地主的后代。现在主事的是当屯地主彭钟三，他外号叫三蝎子，意思是在屁股后头长三根毒钩，狠极了。他祖辈是在大辽河摆渡横河船的。京御路通到了辽河边上，就得过横河摆渡，车马行人都得上彭家平底平面大

船，张口无二价，少一个铜板就把人憋在岸上。抱鸡的交蛋，拉水果的扣下几筐尝尝鲜。彭家人对过河的姑娘媳妇逗逗乐子，对方连眉头都不准皱一下。他们自称是黄带子（皇族），除了京城皇家每年来“龙兴之地”祭祖，他们在路上撒黄土跪迎之外，就没有比他们再大的主子了。

彭三蝎子发财的门路很广，县城和巨流域有买卖。他知道，要发财得走两条路：在官府里能直出直入；在当地响马和红胡子堆里能串门过户。不这样就是树没根，船没舵，人没首，蝎子没钩。他在草头屯还开了个豆腐房，家底越发厚实起来了。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是有名的细长脖彭汉臣，说话细声细气，听着象大肠子断了一样，这小子可是横草不过，比三蝎子还狠，有骚味女人的门坎他没有踢不到的。二儿子叫彭汉庆，长着两条又长又细的腿，干巴得象条瘦狗。三蝎子还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彭汉花，高个头，细嘴巴，粉得碌儿的脸蛋象香瓜籽，眉毛细弯，大眼睛还会巧眨巴，柳条小腰一把掐。二女儿叫彭汉草，匀称的身材，黄蜂的细腰，会飞的眼睛，会走的眉毛。由于彭家开豆腐房，豆腐又白又嫩，因此，外人给他两个女儿送号叫豆腐西施老大、豆腐西施老二。当地方圆百八十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说的人咂舌尖，听的人抿嘴笑。这是彭大院的两扇大门，两棵摇钱树。

彭三蝎子有时愁得耷拉脑袋，有时喜得眉毛乱跳。愁的是两个儿子没人拉帮出不了圈，喜的是两个女儿一旦遇见识货的，那就飞黄腾达，连他这个屁眼夹黄豆的——老丈人，也会骑上高头大马。

这年旧历正月二十五日，是当地农家“填仓”的日子。

巧手的姑娘们用秫秸皮子，编成犁杖、大车、锹、镐、耙子、扫帚、筐箩、簸箕等农具，还有马、牛、羊、猪、鸡、猫、狗等牲畜，插在一个装红高粱的大碗里，在头三天叫“填小仓”的夜晚，放在米筐箩和粮囤子里。求的是喜幸，盼的是今春开犁，风调雨顺五谷丰收……

“填仓”的当天，东天边还没有发白的时辰，农户的当家人用柳条簸箕盛着秫秸灰，在自家院里、地里撒几个大灰圈，这叫做粮食囤子。灰圈撒得滴溜圆，意思是今年粮食满囤、牛马成群。早晨起炕后洗手焚香，全家老少都要嚼一口干饭，意思是今年就不挨饿了。这天妇女手不沾针线活，叫“忌针”，怕的是不小心挑了龙眼睛，今年就要遭大旱。

从朦胧夜色中，沈德从草头屯走出来，他两手端个柳条簸箕，慢蹭蹭走着，嘴里自言自语：“老天爷该睁眼了，这场扯不断赶不散的大雾，这么大的树挂，看来今年收棉花，收白皮香瓜……”好象一股冷风呛了他一口，冷丁地闭住了嘴，心象打了坠似的琢磨着自家葫芦头里装着多少白香瓜籽？抬头往自己的香瓜地里看着，拉开脚步紧走。

当地人看时间，都是看太阳高低起落，太阳从大辽河东岸露头，就是一天的开始。这阵，柳毛甸子那里一眼望不到边的柳树，挂满了白皑皑的树挂，好象从天上落下一块白云彩，把柳树全蒙上了。有几辆大车在走动，前几辆是大骡子、大马四挂铁轱辘车，最后一辆是老牛架辕、毛驴子拉套的木头轱辘车。车辙沟里铺满了晨霜，车轱辘一轧上去，发出“嘎吱登、嘎吱登”的响声。所有的牲口都看不出是啥颜色的，每根毛上都挂着白霜。人们头上戴的大皮帽子，白花花的象一团子雪。甚至人身上一根线头儿也挂着霜。看得出

这些大车是从远路来的。

除了沈德，从草头屯里又走出一老一少两个人来，只见那老人用铧子把挑着木匠师傅用的家什篓子。身后跟着个十来岁的孩子，两只手插在袖筒里，猫着腰、缩着脖朝前走。这是李木匠和他的儿子李顺兴。他们慢吞吞地走着，脚下雪地踮出了两行脚印，他们虽然身子挨得很近，可是互相间没有说话，是在走哑巴路。他们走进柳毛甸子，拐了几个弯，在香瓜地边上停下了脚步，眨着奇怪的眼神看着，只见沈德直挺挺地跪在雪地上，两手合十贴在心坎上，紧紧地闭着两眼。李顺兴说了话：“爹，沈德大叔咋在这下跪？这大雪泡天的，一会儿冻瘫痪了。”李木匠没吱声，冷丁地煞住了脚步。孩子又说：“是不是已经冻硬了！”李木匠这才往沈德跟前走，脚步走的并不快。

沈德听见了脚步声响，并没有站起身子来，先是抬起手把大皮帽子往脑后掷了掷，露出冻得暄红的脸，两眼看着地上灰撒的大圆圈。心里想：这圈够圆的了，今年五谷丰登粮满囤。他又弯下腰用两手把地上的霜雪划拉开，一看地面，浑身打颤颤，嘴里叨咕着：“地出裂子，人心邪，不收五谷，出妖魔。”他两手扒住地裂子，好象要一头钻进去。

“顺兴他大叔，你这是咋的咧？冰天雪地的冻坏了身子骨咋整。”李木匠放下肩上家什篓子，伸手去拉跪着的沈德，嘴里还在说，“这是何苦来的呢，这么大把子岁数了，天塌了大家死嘛！就是大辽河水出槽了也不光淹咱们家。”

年少的李顺兴瞪着两眼看着，眼神有些发直，不知咋办好，两脚冻得乱跺踏，但又不敢跺着地上的灰圈。

沈德穿着黑棉裤蓝棉袄，腰里扎根旧布带子，脚上穿着

靴鞅，头上戴着狗皮大帽子，借人一拉，慢慢地站起了身子。由于跪的工夫长了，两条腿筛糠似地抖着，半晌才站稳，脸上的几滴泪水，冻成了冰疙瘩。他拍着两只粘着冰雪的手掌子说：“李大哥，这地裂了，今年不收瓜果梨桃哇！”他伤心地低下了头，看着脚下的地裂子。此刻那地上的灰圈象几口深不见底的井。

“顺兴他大叔，你管那些干啥？听天由命呗，迈出一半算一步，活到一时算一时。”李木匠说着把家什篓子往肩上一担，摆出要走的架势说，“回家吧！我听顺兴他娘说，他大婶这几天的月子，要是生个男孩子，咱们三家子还是那句话：供他念书，长出息，争口气！”说完看看身边的孩子。

李顺兴不好意思地深深低下头，用一只脚不自在地在地上拧着雪窝儿。他从小就愿随爹干木匠活，一提念书，脑瓜壳里生疼。

沈德听着点了点头，但两眼还是茫然地看着大辽河的方向，又低下头看着脚前的地裂子和他撒的灰圈。

李木匠总是带着他儿子出门干活，白天让儿子给他打下手，夜里有个搭嘴恋舌的。他们这么早出屯子是到外地找活干，也是不愿见彭家的人。从打彭三蝎子逼走了于国英，李木匠家和沈德家对彭三蝎子家的仇口更撕大了。说话工夫李木匠抬头往屯子里看一眼，扭头就走，他连彭三蝎子家豆腐坊烟筒冒的烟都不愿看见。

偏偏这工夫从屯子里走出一辆毛驴子车，轧得雪“嘎吱、嘎吱”山响，躲开了大雪窝子，绕到这条道上来了。毛驴车上热乎乎冒着白气，这是刚出包的大豆腐，往巨流城里送。那个赶车的大把，冻得脑袋龟缩在破棉袄里，怀里抱着

一杆秃了皮梢的鞭子，不时在半死不活的毛驴子屁股蛋上绕缠个圈儿。这是惯例了，每天屯子里人家还没推开房门，他家就出豆腐车了。豆腐车刚走没影儿，沈德才走回了屯子。他走到自家小院门前，伸手推开柳条子门，进了院，一抽身回到屋里闩紧了房门，这是填仓后，怕把带来的五谷丰登放跑了。

此刻彭大院静悄悄的，两扇黑油子大门开了个缝，是豆腐车出去没闩紧。院里没有一点声音，好象人们都在蒙头睡大觉。牲口棚子里槽头上的骡子、马不啃草了，刚拉完豆腐磨的小毛驴，在张大鼻孔喘着粗气，不时晃荡几下秃尾巴梢子。狗窝里的大狗脑袋拱在草里，肚子一鼓一瘪地睡大觉。彭三蝎子格外精神，好象今天要时来运转。下半夜他就从热被窝里爬起来，他先摸到小磨倌住的牲口棚子，掀起草门帘举起风灯一照，见小磨倌两手抱着脑袋，在一捆稗草底下睡得正香。他气不打一处冒，心里骂：“小兔崽子比我这老东家还享福。顺手抓起拌草料的榆木叉子，照准小磨倌腰眼，“叭叭”就是两下子，骂道：“小兔崽子，还不早点套磨！再这样，我抽了你的懒筋，剥了你的懒皮。”

彭三蝎子两手一直拿着料叉子，看着小磨倌到磨房套上毛驴，把地缸里泡胖胀了的黄豆倒在磨上木桶里，才离开磨房。刚走出门，又停下来支愣着耳朵听听里面磨声未停，这才去下屋找豆腐匠，催他起来做豆腐。这豆腐匠虽然是雇的伙计，但彭三蝎子要高看一眼，因为卤水点豆腐时，这人顺心了就可以多往豆浆里放上几瓢水，压豆腐时再轻着点，就多出一板豆腐。他摸到窗户根底下，用舌头舐破窗纸，往屋里一看黑呼呼的，听听也没有一点动静，举起马灯一照，炕上

铺着的被筒都没有蹬开。他吸了口气，忽然想起来，这个豆腐匠昨天开的工钱，几块银大洋刚揣在布褡裢里，他那个宝贝大闺女怎能不拉上手，把这几块大洋弄到手呢！于是他一拧身来到东厢房，隔着窗户纸，故意亮亮嗓子咳嗽了两声，对着屋里说：“套磨了！套磨了！太阳一出来可就算两天工了。要多做一板豆腐。”

这倒很灵验，眨眼工夫，那个年轻的豆腐匠从豆腐西施老大屋里猫着腰，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掩着怀走出来了。因为他知道，算两天工，他就要多拿一个过夜钱，还要多做一板豆腐。

彭三蝎子见磨转了，豆腐匠走上锅沿了，他放心地回到正房，拧亮了美孚油的罩子灯，打开柜上铜锁头，取出几大串子用竹板削成的豆腐牌子。每根牌子上都用钢印烫出个带“彭”字的丫丫葫芦记号。这是吃他家豆腐的人家用的过手竹牌，每到月底按牌算帐付钱。他用心地一五一十数道着。

“吱扭”一声，过道门被推开了。豆腐西施老大用长袍裹着身子走进来，风一摆衣服襟，衣服的香皂和脸上的胭脂味直冲鼻子。这女人长得细细溜溜的，用笔画的眉毛象一钩弯月，眼泡儿有些浮肿，总象睡不醒的模样。她用左手背挡着嘴打了一个大哈欠。

彭三蝎子机灵地把三角眼一瞪说：“大妞，你放进腰里几块白洋，就忘了爹娘了？见面分一半嘛！”

豆腐西施老大停下脚步，半死阳活地探手从衣袋摸出一块银洋往桌上一滚说：“你比大清国的税局子还狠，这你也抽个头。”

“你不是我养活的吗？你不是我用饭供养大的吗？”彭

三蝎子边说边急忙伸手抓住那块银大洋，贴到嘴唇上吹个响说，“你还浪荡啥去，也不想想，和个穷豆腐匠胡混有啥出头之日。”

“心里发干，去喝碗豆浆。”豆腐西施老大不愿再说下去，扭着屁股走了。

“喝一碗！”彭三蝎子赶紧抬起头来说，“别忘了叫豆腐匠再加上一瓢水，看准他加完水再离开。”

大天亮了，太阳还贴着树根，东房山发出粉得碌儿的颜色；家雀唧唧叫着，在房檐上乱蹿。彭三蝎子一边去关大门，一边用嘴唇“嘶嘶”地哄家雀，怕家雀蹬秃了房檐上的草苫子。猪圈里几口大肥猪嗅到了豆腐汁气味，用粗嘴巴“哐当、哐当”地拱圈门。

彭三蝎子忙活了一大阵子，见大门开着缝，骂了一句：“白吃饱！”就来到大门口想关上，但他又暗想：大门外边备不住有人从腰里掉出百八十元的，我一伸手就捡上了，闹个“出门见喜”。他探脑袋一看，雪地上除了猪狗脚印，还有几堆猪粪，哪有钱财？他唾了一口，又一转念：快回院，别叫小猪倌偷吃了豆腐，就是喝半瓢压锅水也赔帐。他赶忙抽身关上了大门。

他走回大院，才想起女人快生孩子了。他紧走了几步，来到正房门口，只见屋门一开，东街东二先生的老婆款动着小脚走了出来，怀里抱着她家祖传的接生盆，用红布包着。他心里想：怎么找她来当老娘婆？不由得心里“咯噔”一下子。这个老娘婆，接的生多半是丫头，还活不长，他家豆腐西施老三就是她接的生，没活几岁就夭亡了。再说，她这个接生盆里不放上五块大洋，她不端开。这早晨真够破财的，

他感到脑袋发沉，两脚飘轻，差点点一头要栽倒下去。东二先生的老婆端着接生盆迎过来，满脸堆着笑说：“哟，老东家，向你道喜，又得个千金。”说着伸出手来要喜钱。彭三蝎子的心象火烧了一下似的，但还是抖着手从腰上褡裢里摸出一块大洋，往接生婆手里一拍，想赶忙偏着身子挤过去。接生婆走出产妇门，第一个碰上这家主人，讨喜钱这是老规矩。她一扭身挡住彭三蝎子，伸着手不收回去，嘴里赶忙叨咕：“迎腊八，生枝花，鹊雀登梅，双喜双发。”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得成双。彭三蝎子拍着褡裢说：“连个钱毛也没有了，明天给你豆腐牌子吧！”东二先生老婆一边让开路，一边蹲下身子，表示道谢地说：“噢，那得给够一块大洋的豆腐牌子。过三天我再来‘洗三’。”心里却暗骂：这个老王八头，看财奴，道喜钱给豆腐牌子，这个丫头准是烂豆腐渣。然后款款地走出了彭家大院。

“不要再来‘洗三’了。”彭三蝎子窝了满肚子火喊了一句。他一迈进里屋门坎正好遇见了大儿子细长腿，就声不是声味不对味地说：“咋找东二的猪婆子，咋不找后街喜庆婆子？”他从大儿子的脸上看出狡诈之色。细长脖用手按着胯骨，冷丁一抽身从他老子身边溜过去说：“喜庆婆子给绝户沈德家接生去了。”他还没说完人已经溜出了正屋。彭三蝎子眼尖耳灵，他看见细长脖皮袍的大襟沉颠颠的坠着东西，还发出叮咚响声。他没顾上老婆，到账桌子跟前一看，锁钱柜里两摞子大洋钱不见影了。他气得浑身打哆嗦，恨不得大哭一场，今天这是咋的咧，又败运又破财，是谁带来的恶运？是老婆生丫头片子妨的？

三蝎子老婆有气无力地喊着：“老不死的，你还不快去

娘娘庙给四丫头送替身！”她用拳头敲着炕沿边。

“谁动我的大洋了！”彭三蝎子扯着破锣似的嗓子喊着，往门上挂着双锁，“都他奶奶的狼崽子。”

“我叫老大拿大洋压喜盆。快走出你的墓子吧，晚了沈绝户就走到前头去了。”三蝎子老婆就要泼口大骂了。

沈绝户要走到前头，这怎么得了！他沈家的崽子还不知是男是女，可不能叫穷鬼抢先到娘娘庙。想到这里，彭三蝎子转身闯出屋子，正好送豆腐的毛驴车回院了。他从豆腐匠手里夺过鞭子，让小磨倌给他拿来黄线香，鞭子一晃，去娘娘庙为他的豆腐西施老四送替身去了。

彭三蝎子赶车出了大门，经过沈德家门口时，见小院门关着，房门关得更紧，一股什么力量冲上了脑门，使他扔下缰绳跳下车，一脚踢开小院门，几大步蹿到房门跟前，嘴里大声嚷着：“啊哈，我来给你道喜来了！”使劲拉开了房门，偏着身子挤进了屋。他向昏迷沉睡中的沈德婶走去，用鞭杆挑开沈德婶身上盖着的棉被，看着那个躺在她身边浑身红赤的小子，不由得咬牙骂着：“这沈德应该绝户！穷蛋家的崽子，怎能和我们彭家孩子生在一个时辰里。”他把大人和孩子盖的被子全挑到地上，把房门大敞，又把窗户推开，用鞭杆把窗户纸捅了几个大窟窿，这才跳上毛驴子车，飞也似地往娘娘庙跑去了。

再说沈德挎着香蜡和馒头，身后跟着李木匠的妻子李大娘，赶紧往娘娘庙走去。沈德看见老伴生了个大胖小子，一落草，用金钩秤（秤钩上包金纸）一称，八斤四两，喜得他心热得直烧嗓子眼，沈绝户这顶绝户帽子算摘下来了。闯关